

真

1978-2008

中国壮语

在言谈间看时事
从话语中读变迁

刘青松 编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话

真

1978-2008 中国壮语

刘青松 编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 / 刘青松编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108-0119-8

I. 真… II. 刘… III. 大事记－中国－1978～2008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4294号

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

作 者 刘青松 编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开 本 68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119-8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1978年：喇叭筒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

1979年：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11

1980年：这里出租西服

19

1981年：你们到桥建多人的桥

26

1982年：交五毛钱，就可以搞对象了

35

1983年：这里的 service 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46

1984年：不准在车内随地大小便

54

1985年：结婚夫妇学校

64

1986年：	我既不是白痴也不是天才
	71
1987年：	文明就是无荣誉
	78
1988年：	中国需要梅毅云
	85
1989年：	非暴力抗争与集体抗争
	92
1990年：	约翰·加德平治字谜
	98
1991年：	解构与“后现代”
	108
1992年：	梁启超说：每博中位以趣人为主
	116
1993年：	《东方杂志》
	125
1994年：	中国知识阶层
	135
1995年：	陈寅恪：纪念其著作《清华》
	143
1996年：	没有老人不自由
	152
1997年：	科技之独立与道德
	163

1998年： 另购隐私

171

1999年： 抵制克国货，计算租除外

180

2000年： 成功，一种恶俗

188

2001年： 最受伤的事

194

2002年： 我的家，在水里，藏在表下面那

201

2003年： 当余欣死，就留声

207

2004年： 做死酷极，老世对作死起

214

2005年： 此地钱多，人少，速来

223

2006年： 有用比无好解人

230

2007年： 总想能变来变年轻

235

2008年： 两地气氛和射友请可

244

资料来源

253

1978年>>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穿喇叭裤的青年



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便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多年后，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广东。

1980年代，路透社曾惊呼：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

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在信中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人看作无耻和堕落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把革命轧成一团泥。

电烫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中央领导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我有红心，不收情书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8年，曾经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28岁的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他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但一问他的年龄，却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6岁。老师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 he 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

后来，在爱惜人才的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转机。8月，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的致函，写了几条，前两条是：(1)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破格录取；(2)根据上级文件的规定，张艺谋已经工作满5年，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并请厂里给张艺谋做一个政审，由张本人带回政审表。

“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19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投考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秦晖虽然成绩很好，但他“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他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现在，秦晖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2004年，清华美院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辞职，他在辞职报告中说：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他不认同的一点是：研究生招生，不少考生因为外语和政治两门成绩不合格，而与艺术学院失之交臂。陈丹青认为，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是“行胜于言”，二是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北京王府井书店每星期日卖新书。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是排队等着开门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可心思完全放在学习上。为了免得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是把它穿在里边，而把旧衣服穿在外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在男生们思念着她的时候，某夜她的梦话却是：“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

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这一年全国高考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第一题是：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

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199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热播，片名成为流行语。

“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1978年2月27日，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发出学生入学通知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共七条，前五条是：

1. 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2. 凡党、团员应带党、团组织关系（一律经所在县的党、团组织部门，分别转至重庆市的党、团组织部门）。
3. 带上户口、粮、油及付（副）食品关系。
4. 自带生活用品，如蚊帐、被子等等。
5. 自带讲义费5元。

黑体字的消失

新闻联播

这是北京电视台1978年1月21日的全部节目——18:00少儿节目；18:35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18:50故事片《六号门》；20:30《新闻联播》；20:45《国际新闻》。这份节目预告表提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开播首张串联单是油印的，留下多处勾勾抹抹的痕迹，原本排在中间位置的新闻“邓副主席等出席国务院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招待会”被一个长长的箭头勾到了第一条的位置。

三十年后的《新闻联播》，仍然是政治、经济风向标，仍然国脸

不老，有人把它作为炒股最好的消息源。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如是说。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20多年后，互联网上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新编》，有的是调侃，有的是山寨，有的收集了一些当年毛泽东说过但没有进入老语录的话，比如：“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各种版本，各种字体。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

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利用恶劣手段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第四卷1295页至1402页，发泄其反革命仇恨，气焰嚣张，罪行严重。”

《天涯》2004年第4期“民间语文”栏目刊载了几份1978—1981年的司法文书（资料提供者：赵林，宁波市某公司管理人员），其中1978年1月25日浙江省金华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高凤宅，又名毛毛，男，现年27岁，家庭出身伪职，本人成分学生，浙江省宁波人，捕前系浙江省十里坪农场劳动教养人员。

高犯思想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76年散布反动言论被送劳教三年，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利用恶劣手段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第四卷1295页至1402页，发泄其反革命仇恨，气焰嚣张，罪行严重。

上述罪行，经审理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高凤宅有期徒刑伍年，刑期自 1977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1982 年 12 月 29 日止。

1980 年 4 月 23 日，金华县人民法院针对高凤宅的申诉下了一份新的判决书，里面说：

本院复查后认为：被告高凤宅，于 1977 年在浙江省十里坪农场劳动教养期间，先后将“毛选”四卷撕下 54 页，当大便纸用，是属政治错误，但原判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刑不当。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 (78) 金法刑字第 14 号对被告高凤宅现行反革命一案判刑伍年的判决。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对不起，这里不对外。”

1978 年，作家北野在北京饭店当服务员。他回忆：当时，北京饭店虽然没有“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普通国人的确不得入内。

有一次一个将军乘红旗车到北京饭店门口，被门岗拦住，问：你找谁？

将军答：我到里面吃饭。

门卫说：对不起，这里不对外。

将军破口大骂：我操你姥姥！扬手就是一个耳光。

“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

1978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专栏，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河北省沧县工业学大庆工作队刘同刚的来信：《政策一

日不落实，群众一日憋着气》，反映当地把农民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群众很不满意。第二篇是记者调查《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反映在自留地问题上沧县县委违背宪法和民意的粗暴做法。第三篇是短评《这个问题提得好！》，文章开头热情地支持社员：“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社员问得多好啊！”文章最后说：“过去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侵犯了社员的权利，例如，强迫取消或变相收回（集体耕种）社员的自留地。今天社员要改，就应该改过来。我们不是常说为人民服务吗？那你首先就要尊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给予社员的权利。”

不久，刘同刚收到人民日报社寄来的3元稿费 and 一封编辑来信，告知他“来信原件已存国家档案馆”。

沧县农民很快分到了自留地。

据《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一文作者、新华社资深记者谢石言回忆：“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声音一出，在高层领导中引发了另一种争论：是党大还是法大？据说，最后为给此争论定调，全国人大开常委会时，委员长彭真每次都要先念一段宪法。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8年9月，上海工人宗福先以两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演，连演40多场。每当全剧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响起，观众纷纷起立鼓掌，久久不愿退场。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当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于无声处》剧组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们专门演出一场。

宗福先在北京拜访了曹禺。曹禺对他说：“我生活在旧社会的时间很长，对旧社会的妖魔鬼怪是恨透了的，因此我写了《雷雨》。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林彪、‘四人帮’是恨透了的，因此你写了《于无声处》，我们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的。”

1997年，王小波生前给友人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我们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时说。

1979年>>

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摘帽通知书



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交谊舞、迪斯科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

舞会上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

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再开。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王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觉得压